



The Holy See

致函宗座生命科学院主席，纪念该机构创立25周年

(1994年2月11日-2019年2月11日)

人类社会

天主自创世以前（弗一3-14）就怀有形成人类社会的理想。在这个社会中，出自天主的圣子成了血肉，具有人的心灵和情感。在生命传递的奥迹中，人类大家庭得以重新找到自己。事实上，以家庭开始的人类彼此间的手足之情在今天的社会政治和人权团体极需要重整的背景下，能被视为一块真正的隐藏的珍宝。为获得这珍宝，需要增进我们的共同意识，明认我们从天主的创造和爱而来的血脉相连的关系。基督信仰宣认，圣子降生成人是天主三位一体永恒共融不可言喻的奥迹，在这亲密的关系中，圣三“相互存在”、“彼此相爱”。不断宣讲这未受到足够重视的启示能在人类社会和文化历史中开启新篇章，如同人类好似“因产痛而呻吟”所作的呼喊（参阅：罗八22），呼求如今在圣神内获得新生命。人类感到迷惘、被遗弃、被扔掉、被定罪而无法挽救，天主借着永生的圣子揭示了祂的温柔和拯救每个人的意愿。永生天主子成了我们中的一个，这奥迹一劳永逸地完成了天主的这份爱。天主子被钉在十字架上是为了我们和我们的得救，祂又借着复活而成为“众多弟兄中的长子”（罗八29），这奥迹展现出天主救赎人类并使人类达致成全境地的爱有多么大。

我们必须让天主对人类和世界的这份爱更加彰显。天主照自己的“肖像”造了人，造了“一男一女”（参阅：创一27），使人成为具有灵性和感性、意识和自由的受造物。男女彼此间的关系构成一个卓越的场所，使整个受造界得以在其中与天主交谈，并见证祂的爱。这个世界是我们刚开始的生命的尘世居所，在这时空中我们已经开始体味到那作为我们最终归宿的天上寓所（格后五1），那是我们将与天主和众人圆满共融的地方。人类家庭是一个有起点和终点的团体，它的成果“已与基督一同藏在天主内了”（哥三1-4）。在当今时代，教会蒙召要大力再度倡导爱护那源自天主爱人类的生命的人文主义。我们从天主无条件的爱汲取活力去致力于了解、促进和维护每个人的生命。福音的美妙和魅力在于不将对近人的爱简化为去实施那些适合于经济和政治利益的准则，或是“出自特殊意识形态的抉择所衍生的一些信条或伦理观”（《福音的喜乐》劝谕，39号）。

一段热情洋溢和成果丰硕的历史

1. 宗座生命科学院的工作就是在这爱的激励下进行的。该机构25年前在天主之仆——伟大科学家杰罗姆·勒琼 (Jérôme Lejeune) 的建议下由圣若望保禄二世创立。这位科学家清楚意识到生物医学领域正在出现深刻和迅速的变化，因此认为，支持在这方面更具结构和建制的努力是合乎时宜的。生命科学院就这样得以发展在研究、培育和传达方面的创新，以此表明“科学和技术如果为人和人的基本权利服务，就有助于人类的整体福祉，推进天主救恩计划的实现” (参阅：《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35号) ； (若望保禄二世《生命的奥迹》手谕3号，1994年2月11日) 。此外，生命科学院也在新动力的催促下制定了新《章程》 (2016年10月18日) ，针对一些在当代情况下日益受到关注的议题进行省思。科技革新在当今时代不断加速，全球化也增进了相互间的关系，一方面是文化、宗教及不同知识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则是人类家庭和它居住其内的共同家园在多种幅度上的相互关系。“因此，必须尽快加强研究和交流这种技术意义上对社会演变的影响，为要从中综合出一个能应对这时代性挑战的人类学论述。你们的专业范围不能仅限于解决道德、社会或法律方面冲突的特定情况所带来的问题。那种合乎人性尊严的启迪关系到科学和技术的理论与实践、它们在与生命、生命的意义及价值关系中的整体方案。” (向宗座生命科学院全体大会发表的致词，2017年10月5日)

人类的衰退与“进步”的自相矛盾

2. 在历史的此时此刻，爱人和爱整个人类的热情陷于严重困境，家庭关系和社会共存的喜乐深受伤害。过于寻求各自利益和不惜使用暴力的激烈竞争，助长了个人之间和民族之间互相猜忌。一味追求个人舒适与谋求人类共同福祉之间的落差似乎拉大：这甚至令人以为在个人与人类社会之间已经存在一种实实在在的分裂。我在《愿祢受赞颂》通谕中指明，我们与大地和各民族历史的关系处于紧急状态。这个警号乃是人类家庭的团结及未来至关重要的问题很少受到共同关注的缘故。制造分裂和战争的世俗强权侵蚀人们对这问题的敏锐感，而且这现象在全球各地扩增，其速度远超过生产物质财富的速度。这实在是一种不理睬人类团体的文化的现象，更好说，这是一种反文化：与人类作对，与金钱势力结盟。

3. 这紧急情况反映出一种自相矛盾的现象：正当世界的历史处于经济和技术资源足以让我们去照料共同家园和人类大家庭、藉此显扬天主的计划这一时刻，我们最严重的分裂和最糟的噩梦怎能恰是来自资源，经济和技术资源呢？民众深切也难过地感到精神沮丧，并经常觉得困惑--我们可称之为虚无主义--它使生命局限于这个充斥着自相矛盾的世界和社会。人们盲目追求物质享受，藉此麻醉这深切的不安，这种趋向使人生活在忧郁中，因为他找不到相称于自己精神境界的崇高目标。我们必须承认这一点：时下的男人和女人经常丧失勇气、迷失方向、没有理想。我们众人多少有些只顾自己。金钱体系和消费意识形态为我们的需求作了选择，操纵我们的梦想，丝毫不顾及共享人生的美好和共同家园的可居住性。

负责任的聆听

4. 基督徒在倾听各民族的痛苦哀号时，也必须对助长分裂、冷漠和敌意的负面情绪作出反应，他们这样做不仅为自己，也为众人，而且必须马上行动，免得为时过晚。信徒们的教会大家庭，也是所有在她身上寻找希望理由的人的家庭 (参阅：伯前三15) 。这个家庭被种植在世界上，如同“与天主亲密结合，以及全人类彼此团结的圣事” (《教会宪章》1号) 。将天主的受造物人类重新引向其对

本身归宿所寄的喜乐希望，这必须成为我们宣讲的主要热忱。此刻的当务之急是：让长者对他们最美好的“梦境”更有信心；让青年见到“神视”，推动他们勇于投入历史中（参阅：岳三1）。我们在文化领域所追求的目标是提出一个普世道德的崭新远景：关注受造界和人类生命的课题。这么多年来人文主义一直受到摧残，与各种强势取向的意识形态相混淆，我们不能继续走这条错误的道路了。我们必须阻止这种把市场和技术作为有力靠山的意识形态，以能促进人文主义。对照整个受造界而言，人类生命有差异是一个绝对的价值，极其珍贵，该当在道德上予以守护。若人文主义自相矛盾，不从天主的爱得到启迪，那就是立下了恶表。教会应该领先重新看到这启迪的美善，以焕然一新的热情尽其本分。

教会的一项艰巨任务

5. 我们意识到，在重新开启这人文主义的视野当中遇到了困难，在教会内也是如此。因此，我们首先要扪心自问：教会诸团体如今对当今时代的这紧急情况是否持有一种观点？是否作出相应的见证？是否满怀热忱和喜乐，认真地传播天主对祂在世界上子民的爱？或是它们仍然过于迷失在自己的困境中，只做些不超脱世俗妥协思维的缩手缩脚的调整？我们必须认真地询问自己，作为基督徒，我们是否已竭尽全力，为人性的视野作出一种独特的贡献，以此促进在今日政治和文化背景下各民族的精诚团结呢？或我们已看不到核心价值，把我们统治俗世城市的精神、霸权野心置于首位，只顾及自己和自己的财富，而将那些向福音款待精神开放、照料穷人和绝望者的地方团体放在次要地位？

建设普世兄弟情谊

6. 现在是重振新视野，以促进每个人和每个民族友爱关怀的人文主义的时刻。我们知道，为这盟约所需要的信德和爱德的那股动力，是从耶稣基督的救赎奥秘中汲取，这奥秘在创世之前就隐藏在天主内（参阅：弗一7-10；三9-11；哥一13-14）。我们也知道，人的良知和情感并非密不透风，也不是毫无感觉，以致完全不接受天国福音所播下的信仰和普世兄弟情谊的种子。我们必须将这兄弟情谊重新置于首位。这是因为，被迫不得已一起生活，与欣赏共同生活的富饶和美好、懂得必须一起去寻找和培育这共同生活的种子，完全是两回事。同样，把生命视为一种搏斗、要对付源源不断的敌手并因此就认命，与视人类大家庭为天主父赋予生命力的标记及所作的许诺、使人类大家庭有共同的目标、即现在就能透过爱获得救赎，是两种不同的态度。

7. 教会的各条道路都通向人类，就如圣若望保禄二世教宗在他的首道通谕（《人类救主》，1979年）中所郑重宣布的那样。在他之前，圣保禄六世也依照大公会议训导，在他颁布的纲领性通谕中指出，教会的亲情像同心圆的环形一样地伸展到每一个人，甚至接触那些自称与信仰和朝拜天主毫不相干的人（参阅：《祂的教会》通谕，1964年）。教会接纳并守护天主赐予每个来到这世界上的人祝福和慈悲的标记。

认出希望的标记

8. 在这项使命中可以看见天主在现时代施展作为的一些标记，这令我们感到鼓舞。这些标记该当被识别出来，免得我们的视野被消极因素所遮盖。圣若望保禄二世本着这个观点谈论了接纳和维护人

类生命的举动、传播反对战争和死刑的敏锐力，以及对生活质量和生态环境的日益关注。在那些希望的标记中，他也指出：生物伦理学的推广当“促使有信仰者与无信仰者，以及不同宗教信仰徒之间在伦理问题上进行反省和交谈。这些议题极其重要，关系到人的生命”（参阅：《生命的福音》通谕27号，1995年3月25日）。宗座生命科学院在其25年的历程中正是为这个远景努力，并作出了高水平和高质量的贡献。这方面的明证表现在其努力促进和保护人在各个阶段的生命、谴责堕胎和杀死重病患者的工作上，这类与生命之神背道而驰的行为使我们陷入死亡的反文化中。我们需要继续依循这条路线前进，同时留意当今时代的其它挑战，为能有助于信仰臻于成熟并更受到深入理解，也为更恰当地向今天的人传播信仰。

生命科学院的未来

9. 我们首先必须生活在当今时代男男女女的语言和经历中，使福音的宣讲进入具体的经验，正如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权威性地向我们表明的那样。为了领会人类生命的意义，我们所论及的，正是那些在传递生命的过程中所能辨认出的经验。如此一来，能避免把生命简化为或只是一个生物学概念，或是一种由关系和历史而来的泛泛抽象概念。人先以肉身存在，这使随后的各种认识和反思成为可能，从而避免把自身当作自己的主人。我们只有在领受了生命后才意识到自己的存在，才能产生各种意向和决定。人生存，这意味着需要成为子女、受到接纳和照料，即使有时在方式上并不适当。“人的生命自起初，而且在整个一生中就得到照料。那么，在这种照料和负责任地照料他人之间建立一座桥梁似乎是合情合理的（...）。这宝贵的纽带维护着一种人性和神圣的尊严，即使人失去了健康、社会角色和对自己身体的控制，这尊严也不会停止存在”（国务卿枢机致函姑息治疗会议，2018年2月28日）。

10. 我们清楚地知道，人类生命受到基本尊重的底线在今天被严重侵犯，这侵犯行为不仅来自个人的行为，而且也来自结构运作的选择和影响。盈利机构和技术发展的节奏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左右着生物医学研究、教育方向、需求上的选择，以及人际关系的素质。为照料我们众人所属的人类和促进人性尊严，将经济发展和科学进步指向与男人和女人所缔结的盟约是借鉴天主对受造界的爱，我们的这份爱在信仰的协助下得以加深，并受到启迪。生物伦理全球化的远景以其广阔的视野关注生态环境对生命及健康的影响，这愿景也为深入研究福音与受造界的新盟约提供了绝佳机会。

11. 我们既同属一个人类，就必须提出一个全球性的门径，并且面对在今日世界中，彼此接触日益频繁的不同文化和社会团体在对话上遇到的问题。但愿生命科学院勇敢地促进对话与交流，为众人的福祉服务。你们不要顾忌所提出的论据和言词是否能用于跨文化和跨宗教，以及跨学科的对话。你们应参与对人权主题的省思，因为人权是寻求被普遍接受的准则的核心环节。在有关人权的问题上，以及在与人权有密切关系的义务上，如关怀受伤者和受苦者，正义所担负的责任是不可或缺的。然而，人们能否了解和实践正义，却无法保证。教宗本笃十六世一再强调，“我们必须引起人们重新反省：权利包含义务，否则便会变成任意妄求。今日有一个很矛盾的现象：人们一方面强求某些无根据及奢侈的权利，并企图获得国家的认可和推行；但另一方面，许多人的基本权利却遭到否认和侵犯”。在这些基本权利中，荣休教宗提到“缺乏粮食和饮用水、基础教育和基本的医疗保健”（《真理中的自由》通谕43号）。

12. 此外，今天所称的“新兴与融合”新技术则是另一个需要反思的课题。它们包括信息和传播技术、生物技术、纳米技术，以及机器人。利用从物理学、遗传学和神经科学得出的结果，以及日益强大的机器的计算能力，今天在生物学科上进行极深入的介入已经成为可能。甚至人体也容易受到这类介入的影响，不仅人体的功能和人的才干，甚至人在个人和社会建立关系的方式也能被改变，使人越来越置身于市场的逻辑中。因此，首先需要了解在这些新领域呈现的划时代变革，以能确定如何使之为人服务，使其尊重和促进人的固有尊严。由于这些可能的发展，复杂且缺乏把握，进行这项十分艰巨的任务需要一种比通常更为谨慎的分辨能力。我们可把这分辨称作“本着良知的真诚工作，它正是要努力认出可能存在的善，在这基础上透过理性的正确运用以负责的态度作出决定”（《世界主教会议结束文件》109号，2018年10月27日）。因此，一个探索和评估的流程是透过道德良知的动力来实现的，对有信仰的人而言，就是要在内心，而且依照与主耶稣建立的关系而进行，事事怀有祂的心情和祂行事的准则（参阅：斐二5）。

13. 医学和经济学、技术和政治是在人类现代城市的中心形成的，它们也应该，而且尤其要聆听地球边缘地区的声音。事实上，科学与技术研究为人类带来的许多非凡的资源可能会冲淡友爱分享的喜乐和共同事业的美好，后者正是从其服务中获得本身的真正意义。我们必须承认，现代化没有实践推动兄弟情谊的诺言。普世的友爱气氛原应透过互相信赖而增长，在现代城市内，也在不同国家、不同民族间增长，然而这种氛围却似乎变得非常薄弱。经由以心神以真理去朝拜天主来使人群中产生兄弟情谊的力量，成为基督信仰的新前线。爱和我们内形成新生命的救赎恩典闪耀于我们肉身和灵魂生命的每个细节，如同已成事实的真正复活奇迹那样地令我们惊喜（参阅：哥三1-2）。愿上主赐予我们增加这些奇迹的恩典！亚西西圣方济各能将自己视为天上和地下所有受造物的弟兄，愿这见证启发我们，使之永远具有现实意义。愿上主帮助你们为这使命的新阶段作好准备，并以满溢圣神的油灯照亮和指引你们所行走的道路。那为每个人和所有地球居民的生命传布天主之爱喜讯者的脚步，是多么美丽啊！（参阅：依五二7；罗十15）

教宗方济各

梵蒂冈，2019年2月11日